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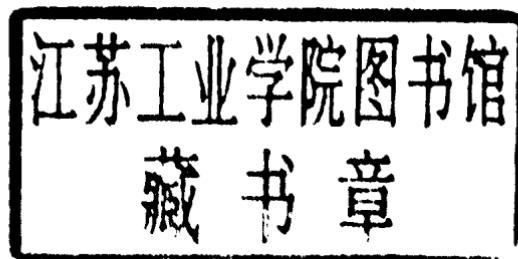
后工业社会反论

赵儒煜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工业社会反论

赵儒煌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后工业社会反论

著 者:赵儒煜

责任编辑:黄式刚

封面设计:王 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 字 数:11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274-5/F·757

版 次:2005年7月第2版 印 次: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19.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自从人类步入产业社会以来，产业便构成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产业结构也遂为经济领域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一国产业结构层次的高低，决定着这一经济素质和实力的强弱；一国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着这一经济能否实现稳定而高速的增长。但是，关于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相应的重视和推进。

17世纪中叶，威廉·配第第一次就产业结构问题作出推断，克拉克继承其衣钵于1940年进一步提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无论从劳动人口比重，还是从国民收入比率来看，均有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进而向第三次产业推移之势。此后，这一规律被认定为经济社会的必然，袭为铁律。

二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产业结构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了对日本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但他们在基本理论上仍未跳出克拉克法则的窠臼。欧美国家从日本的经验里日益认识了产业结构政策的重要性，但在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推行过程中，并未体现出对此的重视。产业结构理论本身也无根本性进步。库兹涅茨的总结只是进一步证实了配第一克拉克“铁律”是



如何准确地概括了现实。

美国自 60 年代中期走入长期的缓慢爬行之后，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才由于现实需要的推动而有所展开，形成了“后工业化”理论群。它们提出，发达国家已超越了工业社会，“服务化”将是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些理论不过延展了克拉克法则，而更糟的是，它们使用更加细致的数理手法、更加亲切的例证，误导着人们对社会向第三次产业的演进、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深信不疑。

然而，这些理论并未力挽狂澜，反而将经济社会推向更为严重的危机。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重化工业成熟化和脱离工业部门走向“脱工业化”的倾向。1973 年后的“列岛改造热”，1987 年以后的“泡沫经济”，都是服务部门主导经济的恶果。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迟迟不能自拔。西欧国家也是如此。美国虽未受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恶性衰退之苦，但整个经济也是长期在“服务化”的波涛中颠簸不定、蹒跚躇行，直至 90 年代才由工业部门的增长带动了经济的长期景气。

发达国家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后的萧条，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与新兴工业国的迅速前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实践在此给理论划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尽管如此，西方各国仍旧没有跳出“克拉克法则”的窠臼，仍然坚信未来的方向就是“服务化”。而在面临着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课题的中国，经济学者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力图将其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制订出反映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但其大势还是没有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没有走出西



方经济学的“误区”。90年代初，在我国的经济政策中明显表现出了“克拉克”式的思维方式。然而，由此而来的是，服务部门超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高速增长”，农业发展滞后，工业部门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则仍未解决技术升级、产品换代的课题，甚至无力走出经营不振的困境，带来大批工人下岗、就业压力激增。

面对现实中产业结构理论的苍白无力与产业社会的徘徊无计，有必要对现存产业结构理论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为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动态的相对论的基础上，采用并不拒斥中短期波动的长期趋势分析手法，重点考察了中日美等国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也回顾了世界经济史，剖析了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发现它并非完美无缺，相反，它存在着根本性的缺欠。

对此，我们认为：

一，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只会存在两种产业社会形态，即农业中心社会和工业中心社会，而不会出现克拉克法则所说的以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社会。

二，从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来看，在农业中心社会里，农业处于产业结构的中心位置，农业波浪式向前发展，手工业长期低缓发展，商业随农业的起伏而涨落；而后，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商业化，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使经济社会在产业结构上由农业中心转向工业中心；在工业中心社会里，产业结构长期趋势为，农业部门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工业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并



也波浪式向前发展，服务部门则随工业部门的起伏而同样表现为波浪式发展的过程。

三，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就是这种物质生产部门相对于其他产业部门增长较快、比重不断提高的时期。这在农业中心社会里，为农业部门发展较快的时期；在工业中心社会里，为工业部门发展较快的时期。

因此，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应当坚持如下三个基本战略思想：一，以发展工业和提高工业素质为社会经济发展核心；二，工业中心社会要求以农业部门的发达为基础；三，摆正服务部门的位置，扶植应该扶植的，调整那些虚拟经济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稳定高速的可持续增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了完善我的观点，我不仅同我的导师池元吉教授进行了多次研讨，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而且在1994年10月之后的两年期间，在日本著名学者柚木学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有关文献，调查了日本经济社会现状，并参加了日本工业经营学会，与马场正雄、今井贤一等产业结构理论方面的著名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出于日本“泡沫经济”带来的切身之痛，日本学者对“服务化”的荒谬和工业部门的重要意义感触更深。我们在此提出前述观点，冀望能在当前“克拉克法则”失去指导意义之际，为找寻产业结构演进方向提示一条新的思路。



国 学

导言 (1)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总论

第一章 产业结构理论回顾 (3)

 第一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3)

 第二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延伸

 ——后工业化理论 (13)

 第三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旁支 (22)

第二章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评析 (24)

 第一节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贡献 (24)

 第二节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根本缺欠 (28)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反论 (34)

 第一节 反论的前提与框架 (34)

 第二节 后工业社会反论 (37)

第四章 知识经济及相关理论问题 (54)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后工业社会辨析 (54)

 第二节 有关理论问题 (63)

第二部分 实证分析

第五章 农业中心社会 (71)

 第一节 中国的荣衰循环 (72)

 第二节 日本的循序渐进 (79)

 第三节 小结 (85)

第六章 工业中心社会 (91)

 第一节 日本的例证 (92)

 第二节 韩国的例证 (103)

 第三节 新加坡的例证 (105)



第四节	菲律宾的例证	(108)
第五节	马来西亚的例证	(110)
第六节	泰国的例证	(113)
第七节	印度的例证	(116)
第八节	美国的实例	(117)
第九节	加拿大的例证	(123)
第十节	墨西哥的例证	(124)
第十一节	联邦德国的例证	(126)
第十二节	意大利的例证	(128)
第十三节	法国的例证	(131)
第十四节	瑞典的例证	(132)
第十五节	比利时的例证	(134)
第十六节	希腊的例证	(136)
第十七节	澳大利亚的例证	(138)
第十八节	小 结	(139)
第七章	“后工业化”的恶果	(143)
第一节	英国的例证	(144)
第二节	美国的例证	(146)
第三节	日本的例证	(148)
第四节	亚洲金融危机的例证	(152)
第五节	小 结	(162)
第三部分 发展战略建议		
第八章	中国产业战略思考	(167)
第一节	发展工业部门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
		(167)
第二节	工业中心社会要以农业为基础	(170)
第三节	摆正服务部门位置,调整其内部结构
		(172)
引用文献		(174)
中文参考文献		(177)
外文参考文献		(181)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总论



第一章

产业结构理论回顾

第一节 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产业结构理论虽然在 20 世纪中叶才有长足的进步，但追溯其源，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不断扩展深化。在这一章里，我们



以威廉·配第的思想观点为起点，对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发展、演变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以阐述其基本线索和基本思想。

威廉·配第的推断

关于产业结构最朴素的推断是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提出的。⁽¹⁾配第不仅是最早论及产业结构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指出，配第把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引导到政治算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²⁾同时，他因在《政治算术》中首次运用了数字分析，而被誉为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

《政治算术》并非专为论述产业结构问题的著作，它所要回答的是英国能否“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问题。因而，其展开方式是对英国、法国、荷兰之间的国力比较研究。配第在论述中特别强调产业、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其关于产业结构的推断，就是在该书第一章探索荷法之间实力差异的原因时，在论证“荷兰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利益”中提出的。

配第认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随着商工业及巧妙的技术发展，农业要么后退，要么必须提高农民的工资，其结果土地的地租就必然下降这一事实。”



配第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从经济史而言，当时正是工业化前期，商业正在依靠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为工业的发动创造市场的前提。因而，现实中商业处于其鼎盛时期，而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也确实通过海上贸易在欧洲确立起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配第为这种现象所迷惑，以致颠倒了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与商业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主导与被主导的内在关系，其观点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在配第自身也不过为其经济思想演变的一个阶段，在其后来的著作《货币略论》中，这种重商主义思想已荡然无存。对此，恩格斯指出，配第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³⁾

亚当·斯密的古典理论

继配第之后，论及产业结构问题的应属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斯密的时代恰处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重商主义阻碍工业进步的局限性和商业所带来的繁荣的虚假性已暴露出来。但此时的工业部门尚不发达，还待农业的支撑。因而，斯密的产业结构思想，带有浓厚的重农主义倾向。

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并未明确提出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的概念。然而，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关于产业部门（Branch of Industry）、产业发展及资本投入的顺序问题。⁽⁴⁾



在《国富论》第二篇，通过论述“资本的各种用途”，斯密触及了产业结构划分问题。所谓资本的用途，亦称“产业特定部门（Particular Branch of Industry）”，包括：一、粗生产物的获取，即农业；二、其制造和加工，即工业；三、粗生产物和制成品的输送，即批发商业，进一步可分为国内商业、国外商业、运输中转业；四，它们的细分部分，即零售商业。

关于资本的投入顺序，斯密认为，农业最先，零售商业最后。因为，“在农业里，自然也和人类一起劳动”，产品中除利润外还包括有地租。但由于国内产品剩余在输出后市场的扩大和通过进口补足国内需要的活动，使分工和市场机制得到发展，而且“对于象英吉利王国这样的国防与安全依赖于水手与船舶数量的国家”，中间贸易业殊为有利。甚至可以说，与“世界各国剩余产品价值”成比例的中间贸易业的前景“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因而，斯密从“国防优先于富裕”出发，承认对海运业的“奖励”和对工业特定部分的“保护”为自由主义的例外。

在第三篇，斯密论述到，“所谓文明社会的大规模商业，便是在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完成的、直接或通过货币以及纸币为媒介的粗制品与制成品的交换。”而且，“生活在事物其本质上优先于方便与奢侈，故对于为获得前者而存在的产业无论如何也必须使之先行于为后者服务的产业”。“因此，供给生活资料的乡村的耕作与改良，无论如何必须先行于只不过供给方便与奢侈的



手段的城市的发展。…这种事物的顺序，是普遍需要的命令”。

“按照事物的自然过程（Natural course of things），所有发达社会的资本的大部分都是首先面向农业，然后转向制造业，而最后转向海外贸易。事物的这种顺序是极为自然的。”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的所谓产业（industry），简言之，就是农业、工业、商业、贸易业（包括交通业）。其所谓产业结构的自然类型，也就是在国民总资本量一定的情况下，投资比重应该按农工商贸顺序降幂排列的模型。斯密甚至断言，在国民总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最后位的贸易有必要委于外国资本。在欧洲，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产业结构现实，都是基本上属于“非自然的、逆行的顺序”。这是近代欧洲作为“贸易的子孙”的工业优先于作为“农业的子孙”的工业而发展的结果。其中，长子继承法及各种永久所有权对大土地所有权分割的阻碍、商人的支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府“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不容否定。而且，“战争与政治所带来的通常的革命，就会使只由商业生产出来的财富的源泉轻而易举地枯竭，而农业的更加坚实的改良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则是更为永存的”。从中不难看出，“重农主义”对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很深，但与配第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相比，在对产业结构演变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



费夏的三次产业论

18世纪中叶之后，工业社会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服务部门也有了较大扩展。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工业部门的衰退，从统计上体现出服务部门在经济中的明显优势。于是，令人回忆起17世纪中期配第的朴素思想。

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Fisher · A · G.）在1933年和1939年出版了《知识业的资本及其成长》、《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等著作，以统计数字为依据，再次提起配第的论断，并首次提出了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⁵⁾

按照费夏的划分方法，第一次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狩猎；第二次产业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通讯业、电力煤气等公共事业；第三次产业包括，商业、金融、饮食等公共服务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政府等公共行政事务。他的这种划分的基础是，某一部门的消费需求。假设最大限度的消费需求为1，则消费需求不足0.5的，为第一次产业；在0.5和1之间的为第二次产业；达到1的为第三次产业。

费夏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关于产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划分模式，使产业结构理论在此开始初具雏形。